

## 烏克蘭 ê 社會語言現狀 kap 語言政策

吳庭宇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生

李勤岸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

### 摘要

因為地理位置 kap 歷史演進，致使烏克蘭內底有誠濟族群、語言俗文化。加上俄國殖民政策 ê 影響，對伊 ê 土地內底語言人口 ê 分佈，會使看著明顯有東、西雙片 ê 區別。境內主要使用 ê 烏克蘭語俗俄語，猶閣有其他少數 ê 語言，以及烏克蘭語 kap 俄語混用所產生 ê 變體 Surzhyk。佇 1989 年獨立了後，因為政府大力推 sak 「烏克蘭化」政策，語言成做代先改革 ê 目標，雖然講烏克蘭語復振運動真有效果，毋過本來烏克蘭內部各州，烏克蘭語俗俄語 ê 語言使用 ê 比例 kap 程度差真濟，政策 ê 強力執行煞影響著境內俄語人士 ê 工作權、教育權，甚至造成國家認同危機。本文參考國內外 ê 文獻，對社會語言學 ê 角度切入，了解烏克蘭內部語言分佈、語言政策 ê 演變、語言使用俗語言態度 ê 這幾個部分來探討。上尾，對烏克蘭這個案例來看台灣這馬語言 ê 狀況，提供予台灣語言政策、語言規劃方面 ê 建議。

**關鍵詞：**烏克蘭、烏克蘭語、俄語、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

## 壹、踏話頭

語言佇咱 ê 生活內底牽涉著各種身分 ê 形成，親像權力、權利佮國家內部 ê 關係，伊是一種基本人權 (right)，個人因為語言能力 ê 程度，影響著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佮社會地位 ê 分配 (施正鋒，1996：56)。以一個國家來講，伊主要是透過教育、媒體、文化這幾個方面 ê 政策<sup>1</sup> 來達到政治支配 ê 目的。烏克蘭 ê 情況是誠趣味，佇 1989 年獨立瞭後，語言變做國族建構 (nation-building) 一個重要 ê 角色，伊牽涉著語言人權 (linguistic human rights)、語言使用，猶有個人 ê 意識形態。

烏克蘭因為內部動亂所引起 ê 問題，一直受著國際上 ê 關注。這馬佇烏克蘭內底有 130 幾個民族，有斯拉夫語系 (Slavic languages)、突厥語系 (Turkic languages)、羅曼語系 (Romance languages) 等等 10 個語族、40 外種語言。佇 1654 年，東烏克蘭予俄羅斯合併，經過沙皇專制佮共產主義 ê 統治，兩三百年來接受俄國語言、文化 ê 灌輸。1991 年烏克蘭正式宣布脫離蘇聯，成做獨立國家，推動「烏克蘭化」(Ukrainization) 相關語言法令，提懸烏克蘭語 ê 地位。毋過獨立了後，「語言」成做政治人物欲贏選票 ê 手段，「親烏派」(Pro-Ukraine) 佮「親俄派」(Pro-Russian) 這兩個壁壘分明 ê 陣營，逐擺選舉便提出烏語抑是俄語 ê 行政措施佮政策，而且答應欲予 in 合法性 ê 地位。

複雜 ê 歷史演變，烏克蘭變成烏語、俄語雙語並存 ê 社會，兩種語言佇公共政策佮日常生活並行存在、交互使用，佇大多數 ê 地區，因為語言使用者對這兩種語言使用能力有落差以及社會因素 ê 影響，呈現語境佮地區之間存有懸低位階 ê 差別。就親像加拿大、比利時這種雙語國家，烏克蘭內部嘛呈現明顯不相對等 ê 語言分布。西片佇 1939 年以後才成做蘇聯 (USSR) ê 一部分，佮烏克蘭內部其他所在相比，「俄羅斯化」ê 時間較短，所以嘛有較豐富 ê 烏克蘭語言佮文化，多數人嘛以烏語溝通；領土東

<sup>1</sup> 親像執政者推 sak「國語政策」，透過學校教育、大眾媒體 ê 管道，將「非我族」的語言打壓變做是「方言」，掌握權力 ê 族群壓迫被支配 ê 族群。

并倚俄國，同質的語言環境影響烏語與俄語並存的雙語環境，烏語的使用範圍縮小，加上俄羅斯因素的干擾。複雜的語言使用，嘛產生雙語語碼（code）混用變體（variety）—混合烏克蘭與俄羅斯形成的語言「Surzhyk」出現（Masenko, 2009）。

佇語言這部分，主要以華語、台語為主。台灣，恰以烏語、俄語為主。烏克蘭看起來無交集，毋過這兩者所在，佇歷史進程恰語言狀況是「全款不全調」。本文對烏克蘭語言政策恰社會語言學的相關文獻，熟識這馬烏克蘭語言現況分佈、語言政策，運用西方學者的田野調查資料了解地區性的語言使用恰態度，上尾以烏克蘭這個案例來看台灣，希望會使提供國內做相關研究的學者做參考。

## 貳、語言人口恰地理分佈

根據 2001 年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進行的人口普查<sup>2</sup> 提供的數據，彼陣人口大約有 4,800 萬。因為歷史發展恰地理位置的關係，自古以來移民真濟，致使烏克蘭成做一個民族、文化、語言多元的國家（如表 1）。

表 1 呈現烏克蘭內部民族恰人口恰語言組成。2001 年，烏克蘭內部民族以烏克蘭人（77.8%）恰俄羅斯人（17.3%）較濟，因此烏語恰俄語使用的頻率較高。詳細來看使用烏語溝通的民族主要是烏克蘭、波蘭族裔人士，使用俄語的民族以白俄羅斯、希臘、猶太、韃靼人、喬治亞、德國較濟。這表示俄語毋但是俄羅斯族人的母語，嘛是其他少數民族的母語（張宏莉、張玉艷，2012）。對地理來看，烏語恰俄語有明顯地區性分佈（如表 2）。

表 2 描繪烏克蘭領土內底語言分佈的實際狀況：佇烏克蘭西部、中西部是單一烏語區，東南部是單一俄語區，東南部、南部以烏語為主，東部

<sup>2</sup> 王定士、侯明蓉〈烏克蘭危機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啓示〉指出：烏克蘭之前的人口普查佇 1989 年（蘇聯時期）恰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以後的 2001 年第一次全烏克蘭人口普查，烏克蘭政府已經佇 2008 年的 No.581-p 號內閣政令傳達，第二擺的全烏克蘭人口普查佇 2016 年。

以俄語為主，佇中部偏東 ê 札波羅結州 (Zaporizhzhya) 出現烏語恰俄語使用比例平濟，首都基輔 ê 人口，俄語使用 ê 程度懸過其他西部城市。

表 1：烏克蘭人口 ê 語言組成

民 族	人 口		語 言 使 用			
	人 數 (萬)	分布比例 (%)	該族語言 (%)	烏克蘭語 (%)	俄羅斯語 (%)	其他語言 (%)
烏 克 蘭	3,754.17	77.8	85.2	--	14.8	0.0
俄 羅 斯	833.41	17.3	95.9	3.9	--	0.2
白俄羅斯	27.58	0.6	19.8	17.5	62.5	0.2
摩爾多瓦	25.86	0.5	70.0	10.7	17.6	1.7
克里米亞	24.82	0.5	92.0	0.1	6.1	1.8
保加利亞	20.46	0.4	64.2	5.0	30.3	0.5
匈 牙 利	15.66	0.3	95.4	3.4	1.0	0.2
羅馬尼亞	15.10	0.3	91.7	6.2	1.5	0.6
波 蘭	14.41	0.2	12.9	71.0	15.6	0.5
猶 太	10.36	0.2	3.1	13.4	83.0	0.5
亞美尼亞	9.99	0.2	50.4	5.8	43.2	0.6
希 臘	9.15	0.2	6.4	4.8	88.5	0.3
韃 靼 人	7.33	0.2	35.2	4.5	58.7	1.6
羅 馬	4.76	0.1	44.7	21.1	13.4	20.8
亞塞拜然	4.52	0.1	53.0	7.1	37.6	2.3
喬 治 亞	3.42	0.1	36.7	8.2	54.4	0.7
德 國	3.33	0.1	12.2	22.1	64.7	1.0
加 告 茲	3.19	0.1	71.5	3.5	22.7	2.3
其 他	17.71	0.4	32.6	12.5	49.7	5.2

資料來源：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1)。

表 2：烏克蘭 2001 年語言使用情況統計表

地 區 名 稱	位 置	烏語人口 (%)	俄語人口 (%)
Volyn (沃倫州)	西北部	97.3	2.5
L'viv (利維夫州)	西 部	95.3	3.8
Zakarpattia Oblast (外喀爾巴阡州)	西 部	81.0	2.9
Rivne (羅夫諾州)	西 部	97.0	2.7
Teropil (捷爾諾波爾州)	西 部	98.3	1.2
Khmelnyskyi (赫梅利尼茨基州)	西 部	95.2	4.1
Ivano-Frankivsk (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	西南部	97.8	1.8
Chernivtsi (切爾諾夫策)	北 部	75.6	5.3
Zhytomyr (日托米爾州)	西北部	93.0	6.6
Vynnytsya (文尼察州)	中西部	94.8	4.7
Kiev (基輔)	中北部	72.1	25.4
Kiev Oblast (基輔州)	中北部	92.3	7.2
Cherkassy (切爾卡瑟州)	中 部	92.5	6.7
Kirovohrad (基洛沃格勒州)	中 部	88.9	3.5
Zaporizhzhya (札波羅結州)	中東部	50.2	48.2
Sumy (蘇梅州)	東北部	84.0	15.6
Poltava (波爾塔瓦州)	東北部	90.0	9.5
Kharkiv (卡爾可夫州)	東北部	53.8	44.3
Dnipropetrovsk (聶伯城州)	東南部	67.0	32.0
Luhansk (盧甘斯克州)	東 部	30.0	68.8
Donetsk (頓涅茨克州)	東 部	24.1	74.9
Mykolayiv (尼古拉耶夫州)	南 部	69.2	29.3
Kherson (赫爾松州)	南 部	73.2	24.9
Krym (克里米亞半島)	東南部	10.1	77.0
Sevastopol (塞瓦斯托波爾)	東南部	6.8	90.6

資料來源：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1)。

烏克蘭各地 ê 烏語俚俄語 ê 程度無全，影響推動語言政策 ê 難度 kap 效度。另外，克里米亞半島<sup>3</sup> 俚塞瓦斯托波爾這兩個明顯 ê 單一俄語區，已經自 2014 年克里米亞歸屬公投 (Crimean status referendum) 以後，宣告獨立。

這種明顯 ê 劃分，表現出佇烏克蘭 ê 語言問題。嘛引起關於語言權利 ê 討論，親像政府必須愛保護各地區 ê 居民 in 應當行使 ê 權利、少數語言佇國內立法俚國際規範之間安怎倚起，攏需要顧慮政策實踐、立法俚執行之間 ê 差距。

### 參、語言政策 ê 演變

佇 1989 年進前，烏語毋捌佇伊 ê 領土成做所有民族 ê 共通語言。獨立以後，「烏克蘭化」ê 聲勢轉懸，烏語變做「國語」，彼時陣到這馬 ê 語言政策，主要依據『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語言法』 (*Law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n Languages in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1989*)、『烏克蘭憲法』 (*Constitution of Ukrainian, 1996*)、『歐洲區域語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憲章』<sup>4</sup>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1992*) 以及佇教育、媒體俚其他範圍相關配套 ê 法令。這款方式看起來符合西方民主國家 ê 運作，毋過佇烏克蘭，伊 ê 民主體制俚政策是受到選票機制、威權治理 ê 影響，這種混合制度雖然符合民主 ê 定義，毋過俚歐、美這款西方代議政治 ê 國家有根本上 ê 差別，欠缺實際上 ê 政治實踐。所以語言定定變做政治人物 oo-se 民心 ê 本錢，佇選舉以後定定跳票。

<sup>3</sup> Kulyk (2013: 283) 指出，克里米亞地區自 1954 年對俄羅斯轉移到烏克蘭以後，針對著講烏克蘭語的少數民族，並無主動去推廣、保存烏克蘭語，佇較基礎設施 ê 部分會使講是完全無進展。

<sup>4</sup> 2003 年佇烏克蘭通過，原本欲佇 2006 年實行。

## 一、獨立進前：尊崇俄語

佇烏克蘭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政策運作量其約 300 倍冬，比佇俄羅斯帝國恰蘇聯佇其他所在閣較嚴格。無論是佇俄羅斯帝國抑是蘇聯，in 為著方便管理國家，執行愚民政策恰俄羅斯同化政策，尤其是 19 世紀中葉沙皇頒布禁止使用烏語、提倡俄語的法令影響上大。烏克蘭人民受著民族意識的啓發了後，採取激烈反抗手段，來反對「義務國語」（俄語），開辦烏語相關學校恰文宣講座。因此烏語無予俄語替換，顛倒語言復振。

1922 年蘇維埃政權建立，為著避免沙皇時期語言重頭輕，傷害著各民族的感情，實施「當地民族化」，容允各民族語言自由發展。毋過佇 1930 年後，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正式宣佈俄語做蘇聯各民族的共同交際語言，「共俄語做第二母語」。了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jnev）雖然喙講「雙語制」，實際上是大力推展俄語，歧視、排斥少數語言。俄語予人應用佇民族交際、文化教育方面，親像報刊，彼陣出版 70% 報紙、54% 刊物攏是用俄文印刷（張宏莉、張玉艷，2012）。

俄語恰其他語言、文化之間不平等，公開交流，佇冷戰時陣猶原有衝突，一直到 1989 年戈巴契夫執政後期，彼陣蘇聯內底加盟的共和國要求獨立，才頒佈『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語言法』（語言法），規定「烏克蘭的國語是烏克蘭語，族際交際語言是烏克蘭語、俄語和其他語言。」表面上，烏語恰俄語的語言位置相 siàng，毋過彼當時語言法的制定，干焦是民族獨立的工具。對蘇聯的反動，毋是為著烏克蘭民族語言利益。猶毋過語言法的出世，嘛表示蘇聯的勢力佇烏克蘭已經無像向時遐爾有力。

## 二、獨立了後：烏克蘭語復振，地位提懸

1996 年『烏克蘭憲法』頒布明定烏克蘭語的「國語」地位，第 10 條：「烏克蘭語是烏克蘭的國語。國家保障烏克蘭語佇社會生活逐個範圍的全面發展恰使用。國家保障俄語以及其他民族語言的自由發展、使用恰保護。烏克蘭憲法恰相關法令保障逐種語言佇全烏克蘭境內底的使用。」憲法共烏語當做國語，予伊權威性，俄語恰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相 siàng，

也就是講俄語失去族際交際語 ê 地位。這個決定，致使母語是俄語、抑是平常時較勢 講俄語 ê 人不滿，影響 in ê 日常生活。毋過，俄語雖然佇 hóng 降階，佗其他少數族群相比，伊佇社會領域所使用 ê 空間，遠遠超出了少數民族 ê 範圍 (Kulyk, 2013: 283)。

一直欲成做歐盟會員國 ê 烏克蘭，2003 年受著歐洲理事會 kap 其他國際組織壓力，簽署『歐洲區域語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憲章』 (Søvik, 2007: 111)。語言『憲章』講：「只要某一个行政區域內底超過 10% ê 居民願意使用某一種民族語言，按呢這種語言就會使界定做『區域語言』；區域內底所有 ê 居民攏必須使用區域語言，同時當地委員會有制定相關措施來實施區域語言 ê 權利」。這表示俄語以及其他少數語言，會使看做是區域語言來做使用佗推動 (侯昌麗, 2012b: 66)。

早前第一、二任總統克拉夫丘克 (Leonid Kravchuk)、庫奇馬 (Leonid Kuchma) 共語言看做政治 ê 附屬品，2004 年栗子花革命 (Orange Revolution) 爆發了後，彼陣做總統 ê 尤申科 (Viktor Yushchenko) 啓動法律、命令佗行政指示，共「去俄羅斯化」發揮到上大：

1. 大眾媒體：所有廣告必須使用烏語 (Søvik, 2007: 113)<sup>5</sup>；禁止俄語電視和電台節目 (Søvik, 2007: 113)<sup>6</sup>，除了英文媒體，其它若毋是烏語傳媒，袂使註冊 (轉引張宏莉、張玉艷, 2012: 27; 侯昌麗, 2012a: 47)。外語 ê 影片需進行配音、配字幕，愛使用烏語<sup>7</sup> (侯昌麗, 2012a: 47)，增加烏語廣播電視 ê 直播比例，區域語言 ê 放送時，袂使超過廣播電視放送總時間 ê 15%，80% ê 播出時間愛用烏語播放 (轉引張宏莉、張玉艷, 2012: 26)。
2. 教育體系：自古以來，烏克蘭是重視教育 ê 國家。國家對教育 ê 控制較懸，教學變做是去俄羅斯化主要 ê 所在。俄語學校對 1999 年 ê

<sup>5</sup> 2003 年通過。

<sup>6</sup> 2004 年通過：“On 19 April 2004, Russian media claimed that Ukrainian authorities have stopped registering media that use languages other than Ukrainian; .....Previously existing broadcast licenses stipulated that from 50 up to 90 percent of the programs should be in Ukrainian.” (Søvik, 2007: 113).

<sup>7</sup> 2007 年底通過，2008 年執行。

4,633 所減到 2007 年僅 1,000 多所，僅符合母語學生 10%。在高校，俄語學生比例嘛愈來愈少。數據顯示，2000-2001 學年，一、二類高校佔三、四類高校使用俄語學習的學生比例是 22% 佔 26.5%，不過在 2006-2007 學年，使用俄語學習僅 15% 和 17%（Евгений Зарецкий, 2007；轉引張宏莉、張玉艷，2012：27）。中學畢業生在大學入學考試時使用俄語<sup>8</sup>（侯昌麗，2012a：47）；高校學生書寫報告學位論文，必須愛使用烏語<sup>9</sup>（侯昌麗，2012a：47）。政府強推烏語，真濟俄語家庭的小孩因為母語學習權利予人強取，無法度受教育。在東部、東南部這主要講俄語的地方，上課雖然用烏語，不過在課外活動，抑是師生之間日常溝通，還是用俄語較濟（Kulyk, 2013: 284）。

3. 語言書寫：針對烏語現有詞和拼音進行「去俄羅斯化」。在 1980 年代末期，一寡烏語出版冊就開始用古詞、方言詞佔外來詞，代替早前定定使用的俄語借詞，因為政府真肯定這種做法，新出版的字典對咧模仿，用國際詞、或引用自烏克蘭語、波蘭語佔德語文獻所揣得的方言詞類換俄語借詞；拼寫部分，民族主義語言學家建議引其他語言的字母做替換（Евгений Зарецкий, 2007；轉引張宏莉、張玉艷，2012：27）。透過這種方式，完全脫離俄羅斯，來體現民族價值感。
4. 公文事務：拍法律官司只會當用國語，也就是烏語<sup>10</sup>，公務人員愛通過烏克蘭語水準測試<sup>11</sup>才會使（侯昌麗，2012a：47）。引起國內的俄語人士強烈抗議，不但損害語言權，也影響著從政權、財產權、工作權。

2010 年，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當選烏克蘭第四任總統，伊予人認為是親俄陣營。雖然伊在選舉時陣答應提懸俄語的地位，但是上

<sup>8</sup> 2005 年通過。

<sup>9</sup> 『學位授予條例』第 15 條。

<sup>10</sup> 2005 年 9 月 1 日起執行。

<sup>11</sup> 2006 年 7 月 26 日起執行。

任了後，佇公開場所表示，袂予俄語做「第二國語」抑是「第二官方語言」ê 地位，毋過會佇『歐洲區域與少數民族語言憲章』結構內底保障俄語 ê 使用自由（侯昌麗，2012a）。佇 2012 年，亞努科維奇所屬 ê 政黨，佇烏克蘭一半 ê 地區，成功爭取著俄語「區域語言」ê 地位，而且予伊「合法化」佇遍布全國 ê 真濟領域，毋過按呢煞佇公共行政上造成民眾 ê 困擾恰不滿，這種語言體系，上尾擴展到公家機關恰民間部門著書寫文件恰口語溝通頂懸，也就是講民眾必須愛看的真濟語言 ê 文本，填寫各種語言表格（Kulyk, 2013: 284）。

語言規劃有可能會使維持現況，保持權力、身份恰文化；伊嘛會使看做社會變革 ê 工具（Cooper, 1989: 12），予閣較濟 ê 群體參與社會運作，同時幫助少數民族保持家己 ê 文化遺產。對個人來講，語言規劃會使予個人 ê 身份消失，佇錢財、權力、名望做改變，tse 攏是用來做民族恰國族建構 ê 方式。

21 世紀以來所執行 ê 語言措施，予烏克蘭東西部 ê 差異愈來愈深，引起民族衝突、國家分裂。國際組織嘛對俄羅斯恰烏克蘭兩種勢力 ê 政治、經濟、軍事這寡命題來監督，佇烏克蘭簽『歐洲少數民族保護框架公約』恰『歐洲區域語言與少數民族語言保護憲章』了後，原本佇 2006 年欲執行，一直到 2012 年亞努科維奇簽署『國家語言政策基本法』，開始轉變。過去做少數語言 ê 俄語，這陣地位比過去 ê 20 冬較懸，抑毋過根據『國家語言政策基本法』，若一个地區 10% 人口使用 ê 母語就會使做這個地區官員行使官方職責時使用 ê 語言。若照按呢規定，以俄語為母語 ê 27 個州內底有 13 個州會當將俄語變做是地區官方語言，俄語會成做烏克蘭大部分地區 ê 官方語言（BBC 中文網，2012；烏克蘭中文網，2012；新華網，2012）。

語言政策隨著執政者 ê 立場無全對 leh 轉變，損害著居民 ê 語言權，親烏派、親俄派 ê 勢力相鬥，使烏克蘭、俄國兩國 ê 關係變甲真緊張。

## 肆、語言使用恰語言態度

佇任何一個文化，族群成員因為有全款 ê 背景，共同分享某一種信念、

價值、風俗習慣與道德規範，產生出有排他性的族群認同。這種族群情感與認同，可能會綴無全的族群、國家與時間產生變化。族群認同的改變，反映著政治變遷，親像蘇聯瓦解、烏克蘭內部族群情感相倚，抑是個人生命進程的轉變（Kottok, 2009）。佇族群抑是國族認同的建構過程，智識份子透過書寫歷史來建立族群同質的文化，若與優勢族群無全的群體，真緊予 in 同化，若無就是走向弱勢（蔡芬芳，2008）。所以，族群認同與情感價值觀，透過語言的選擇使用與表達方式，會使知影這個族群的語言態度。

根據社會心理學的文獻，態度會使分做認知（cognitive aspect）、情感（affective aspect）與意動（conative aspect）三方面（Baker, 1992; Edwards, 1994）。語言態度毋是干焦心理因素，嘛必須考慮社會條件，會使講是「反映權力與政治體制內底，群體之間的社會地位」（St. Clair, 1982: 168）。長期以來，烏克蘭人民受著多語環境的影響，根據對話的語境、回答的人、地點，有意識抑是潛意識的選擇回答的語言抑是變體，因此對這兩種語言產生無全款的語言態度。

這二十幾冬來，西方對於烏克蘭的社會語言學相關研究愈來愈濟，in 透過問卷、訪談這種田野調查的方式去收資料，具體的呈現烏克蘭內部語言社群的形。佇烏克蘭，除了烏語、俄語這兩種較普遍性的共通語言以外，有這兩項語言能力的雙語人士會使自由轉換運用與並用，甚而產生發生「各人講各人的話」的狀況，抑是真捷使用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透濫做特殊的混合語—Surzhyk，生做結構差異的變體，佇烏克蘭予人看做「無純正」、「無標準」的語言。

## 一、烏語、俄語佇無全地區的使用與態度

Kulyk 為著了解佇無全所在地的烏克蘭人對語言地位與語言使用的關係，伊佇全國五個地區—基輔（首都）、頓涅茨克（東南片）、敖德薩（南片）、盧茨克（西北片）、利沃夫（西片）進行焦點團體的訪談。其中講到俄語人對於烏語與「親烏化」語言政策實行的想法（Kulyk, 2011: 79）：

毋想欲冒犯誰人，但是我從來不俗意烏克蘭語。我無認為這是一種正式 ê 語言，這是一個村內底阿公恰阿媽 teh 講 ê 語言（頓涅茨克，18-30 歲，講俄語）。

烏克蘭語是非常嬌 ê 語言，我真尊重伊。但是佇平常時，我講俄語，應該是講，我用俄語來思考，我無法度想像我講烏克蘭語，雖然認為逐個人攏需要學伊。人是知影愈濟語言愈好（頓涅茨克，56 歲以上，講俄語）。

受訪問 ê 俄語人，真濟認為逐個人攏應當允准講自己最熟 ê 語言，對學新 ê 語言（烏語）感覺不滿（Kulyk, 2011: 80-81）：

#2：講（烏克蘭語）是予人強逼 ê。

#6：當然，予咱感覺無快活，毋過，咱嘛必須講這馬所推動 ê 烏克蘭語，恰佇學校所學 ê 是無全 ê。我毋知影這敢是正確 ê？新 ê 詞彙一直生出來，也有新 ê 壓力。

#8：真濟新 ê 詞。

#6：是矣。

#8：像這種文書 ê 工課，也因為修改毋對 ê 所在，浪費真濟時間。

#6：學烏克蘭語言增加困難，誰人願意？

#5：真濟新 ê 烏克蘭詞是從西引來 ê，並不是純粹純然 ê 烏克蘭語。

這部分恰 Søvik (2007) 佇卡爾可夫 (Kharkiv)<sup>12</sup> ê 調查真相 siàng，俄語雖然佇大學環境內底並無完全佔主導地位，毋過佇書面語言部分，人文科恰自然科學之間 ê 學生有出入，因為考慮著技術／自然科學 ê 範圍，會比其他學科使用俄語閣較濟。

牽涉到文學、教育這兩方面 ê 翻譯恰定位，一寡俄語人感覺反感，嘛無法度諒解。共俄語翻譯做烏語時，就親像英語、日語，予人看做是外語，特別像一寡世界有名作家 ê 文本，像普希金 (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有受訪者講到，查某团用烏語朗讀了普希金 ê 詩：我恰阮某誠艱苦，因為伊聽起來像一個痞 ê teh 講話，真好笑（敖德薩，年齡 18 歲-30 歲 ê 焦點團體，以俄語回答）。嘛有對西引來 ê 受訪者對這種政策有全款

<sup>12</sup> 卡爾可夫是烏克蘭 ê 第二大城市，離俄羅斯邊境差不多 40 公里，因為佇邊界，工課、貿易、探親、移民真頻繁。佇 19 世紀，因為有烏克蘭學者佇遮編字典、收歌，延續烏克蘭文化恰語言。蘇聯時陣，予人當做教育中心、科學研究恰工業生產 ê 所在。

的想法 (Kulyk, 2011: 82)：我恰真濟人全款對西片來，讓人感到奇怪。冷戰煞矣，密茨凱維奇 (Adam Mickiewicz) 雄雄成做外國作家，伊是一个比普希金閣較天才的人。也就是說，咱就愛慣勢這種想法，普希金是外國作家這件事，是無啥物大問題 (焦點團體年齡 43-55 歲，講烏語)。

佇媒體的運用，俄語人恰烏語人的看法真倚，大多數講烏語的受訪者贊成翻譯西方電影，但無包括俄語，支持俄語佇烏克蘭並非是完全外語的觀點。嘛有人表示：俄語應該單純的看做是一種外語，親像法語、德語，所以攏應該翻譯成烏克蘭語 (利沃夫，18-30 歲，烏克蘭語人)。雖然烏語恰俄語這兩款使用者對字幕配音的看法無全，毋過加減感覺俄語的翻譯較，甚至認為這是政府刁故意設計 (Kulyk, 2011: 84)。

## 二、Surzhyk – 混合語言

語言是透過變化恰表達的過程，產生語言社群共同的使用法。Dennis Ager (2001: 3-4) 指出語言的使用毋是干焦簡單去適應環境，講話的人是有意識去感受內部溝通的狀況，伊予人用來表達身份、行使權力恰設立界線的一種手段。而且，語言嘛有可能會予人意識形態神聖化 (Fishman, 1997)，也就是講保存語言的「純潔」，排除「毋著」的語碼。佇 1989 年的『語言法』恰 1996 年的『憲法』，內底所講的「語言」，是標準恰文學這種特定的語言，親像標準化的烏語、俄語；若是方言抑是無成文、無標準化的混合語言，就予人看做「無合格」，親像俄語恰烏語的摻做伙的「Surzhyk」。

Bilaniuk (2004) 根據 Auer (1999) 的分類，照歷史的演變共 Surzhyk 分做五種：城市化恰農民 Surzhyk<sup>13</sup>、鄉村方言 Surzhyk<sup>14</sup>、蘇維埃化的烏

<sup>13</sup> 典型 surzhyk，恰工業化、城鎮化，因為講烏語的農民教育程度較低，為著討趁，徙去城市，毋過並無融入俄語的語言環境。城市農民恰因仔，雖然佇學校有可能學著標準的烏克蘭抑是俄語，毋過母語定佇厝內恰社區使用。這過程對 19 世紀開始，蘇聯結束。嘛因為是對農民講的變體開始，教育恰社會經濟地位低，所以予人有一種「講 surzhyk 誠見笑」。

<sup>14</sup> 19 世紀開始，越來越濟的村民捌恰俄語人接觸，造成 surzhyk 因為人口移民、標準教育恰媒體規範的影響，產生語言交替，逐位變化的情形無啥全。

克蘭 Surzhyk<sup>15</sup>、城市雙語 Surzhyk<sup>16</sup> 俾獨立後 ê Surzhyk<sup>17</sup>。語言 ê 互動是一個連續體。對語碼轉換 (code-switching)，變做發言者會使明顯、順暢運用 ê 語言混合 (language mixing) ê 狀況。因為雙語 ê 使用已經變做常態，所以因佇某一個語言社群產生方言匯流 (fused lects)，予這種語言交替有固定 ê 語法化俾強制性。

這種語言變體出現是對 18 世紀末開始，彼陣愈來愈濟 ê 烏克蘭農民進入一個講俄語 ê 現代化、城市化社會。工業化推動造成工作移民，真濟烏克蘭城市變做語言俄羅斯化 ê 所在。毋過這馬，這二十年來「烏克蘭化」ê 影響，主要發生佇講俄語 ê 城市。

烏克蘭獨立了後，雖然佇烏克蘭 ê 負面刻板印象嘛是普遍佇東片俾南片，毋過佇當代烏克蘭語言 ê 地位，分做烏語、俄語兩個標準語言，無標準變體 Surzhyk 隨著國家政策俾價值觀 ê 影響，對貶低烏語人士講俄語，轉做俄語人士講烏語。因為方言俾當地社會語言環境 ê 影響之下，佇烏克蘭逐位攏有 Surzhyk ê 存在，呈現一種地方色彩，所以佇烏克蘭並無具體講 Surzhyk 區域。嘛是因為長期 ê 透濫，佇烏克蘭，所講 ê 烏語俾俄語已經無「純」，Donii 甚至認為，Surzhyk 已經變做烏克蘭 ê 「真實 ê 國語」(Søvik, 2007: 320)。

## 伍、結論：烏克蘭語言現況對台灣 ê 啟示

台灣佇東亞俾東南亞 ê 中心，南島民族俾漢人 ê 遷移，佇台灣猶未受殖民勢力入侵以前，就成做南島語、台語、客語溝通 ê 社會，其中閣以對福建 ê 移民上濟，台語變做主流。台灣有語言政策 ê 觀念佇 19 世紀晚期才形成，受殖民母國影響，日本時代 (1895-1945) 俾中華民國佇台灣 (1945-

<sup>15</sup> 受著蘇聯「純粹主義」，消除民族差異有關係。

<sup>16</sup> 指雙語城市 ê surzhyk，這是因為習慣性 ê 語言透濫。因為講話 ê 人對烏語俾俄語 ê 語言規範已經無足敏感，接受兩種語言透濫使用，親像佇語法俾話語。

<sup>17</sup> 佇烏克蘭獨立了後，濟歲人不慣勢佇公共場合講烏語，因為家已講烏語無輪轉，所以定定透濫俄語借詞和發音，俾以前倒反，出現講俄語 ê 人煞講烏語的情形，而且使用 ê 人定定是社會經濟階級較懸 ê 人。

迄今)，爲著統治 ê 需要，相連繼引入日語、華語，制定相關法令俾政策，將「國語」囿佇人民 ê 生活，用來溝通俾思考。受著「我族中心觀點」ê 操作俾影響，戰爭前後台灣人 ê 「國語」攏予統治者俾 in 來 ê 優勢族群（日本人、「外省人」）笑講「台灣國語」（周婉窈，1995）。華語 ê 強勢致使台灣本土母語走入死路，對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國語」嘛因爲遮 ê 無仝族群背景 ê 發音起變化。因爲彼陣 ê 華語並非是台灣人 ê 第一語抑是母語，一個語群欲學外來語言原本就會摻母語 ê 發音俾語法，所以佇戰後 30-40 年之間，產生「台灣國語」這種變體，這款副洗 ê 講法，有無標準、無正統 ê 意思，表示「台灣腔真厚 ê 華語」，嘛呈現華語俾台語兩種語言明顯 ê 懸低階層，親像猶未獨立進前 ê 烏克蘭，俄語俾烏語 ê 地位差異。戰後國民政府順著強烈 ê 語言政策，將中國意識佇台灣生根發葉，佇烏克蘭，不管是獨立了後親烏派抑是親俄派 ê 政府，攏嘛是透過語言工具，來復興民族意識，提懸民族 ê 影響力。兩國所用 ê 手段相 siàng，攏是強壓另一種優勢（包括族群人口、語言使用人口、地位）語言 ê 發展空間。筆者認爲，針對語言政策 ê 制訂，烏克蘭有幾個優點會使予台灣參考：

## 一、語言法 ê 制定

1996 年於西班牙巴塞隆納所發表 ê 『世界語言權宣言』中提到對於語言人權（LHRs）ê 實踐：「爲著欲予逐個語言社群 ê 和平鬥陣，必須起全面 ê 原則，來保證對所有 ê 語言提倡俾尊重，以及佇公開俾私底下 ê 場所交誼使用」。烏克蘭有『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語言法』、『烏克蘭憲法』、『歐洲區域語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憲章』遮 ê 法律，會當規範語言 ê 使用俾定位。毋過台灣目前猶原欠立法保障，干焦行政院下面管轄 ê 委員會進行行政法規 ê 制定，真歹有族群 ê 語言文化再現權實質 ê 平等。毋過，雖然烏克蘭佇語言法這塊看起來規劃真齊全，不貳過法律隨掌權者 ê 立場無仝有所轉變，改朝換代 ê 政策致使烏語人、俄語人雙片勢力產生抗衡，這種情形值 leh 繼續觀察。

## 二、語言復振 (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

為著徹底去俄羅斯化，烏語 ê 復振俾推行措施會使提供這馬進行本土語言復振 ê 有心人參考俾反省，親像語體書寫，烏克蘭 ê 學者用其他母是俄國 ê 語源和詞類來換，強化家己語言主體，台灣 ê 本土母語嘛會使按呢發展，台灣本土語言教育雖然佇 1990 年代開始受著地方政府 ê 重視<sup>18</sup>，但是到今推動超過 20 冬，本土語言相關課程俾華語、英語課程並無做比例。現此時台灣本土語言受著華語外來詞 ê 影響愈來愈厚，台語俾客語 ê 漢字書寫，又俾和華語 ê 漢字書寫相倚，根據黃宣範 (1995) 統計，台灣閩南族群大約佔總人口 ê 73.3%，戰後以來「國語」運動 ê 推行成功，台灣大多數 ê 人攏會曉講華語，全台有 82.5% 是華語、台語 ê 雙語人口，甚至講愈來愈濟少年人干焦會曉講華語。少年一輩 ê 華語能力普遍比 in ê 族群語言、母語閣較勢，加上原本就已經欠缺書寫台灣本土語言 ê 能力俾學習 ê 環境，誤用字、誤讀音<sup>19</sup> 的出現，加速台灣本土語言 ê 消失。烏語 ê 推動會當遮爾成功，有誠大 ê 功勞愛靠政府公權力 ê 協助，這是台灣猶欠缺 ê 條件。

文化是人類佇歷史上 ê 證言，嘛是生活遺跡 ê 展現，伊包括了差異性俾共同性，差異性會使增加文化 ê 創造活力，共同性幫助文化方面 ê 溝通俾組織控制 ê 可能 (轉引莊英章, 1999)，國族 ê 文化藍圖，透過治理性和國家機器 ê 運用，無形中建立民眾 ê 品味，建構一个「霸權」ê 理想場域，得到維安 ê 效果，形構國家俾超國家 ê 身分認同 (Miller & Yudice, 2006)。烏克蘭 ê 語言政策就是以烏語作提高民族意識、緩解國家認同危機 ê 方式，雖然達著俾俄羅斯劃清界線 ê 目的，毋過對境內以俄語做母語 ê 人，按怎安搭，予 in 文化語言再現，是烏克蘭政府須要斟酌 ê 部分，避

<sup>18</sup> 1990 年代開始，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這寡地方政府全縣推行母語教學，1993 年了後，各个師範學院也因應鄉土的設科教學，出版鄉土教育 ê 專書。而且教育部訂定「補助鄉土教學實施計劃」，對 1995 到 2001 年，補助各縣市自編鄉土教材製作、鄉土教學媒體、設置鄉土資源中心及辦理研習活動。

<sup>19</sup> 可比講「真歹勢」寫作「金拍謝」；「囡仔」(gin-á) 講做「印仔」(in-á)。

免國家因認同有分裂的危機。

佇台灣，烏克蘭語言這塊的研究有限。因為篇幅的限制，本文先對幾個較大的面向去做探討，未來會使閣對語言規範切入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認同與意識形態、語言變體的發展、無仝世代語言使用態度去做較幼路的討論。台灣欲按怎佇政策頂懸加強本土母語的地位與使用，烏克蘭的語言現況，嘛值得咱進一步了解。

## 參考書目

- 王定士、侯明蓉，2014。〈烏克蘭危機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啓示〉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018&Itemid=117](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018&Itemid=117)) (2014/12/13)。
- 周婉窈，1995。〈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新史學》6卷2期，頁113-61。
- 侯昌麗，2012a。〈試析烏克蘭語言政策 ê 去俄羅斯化〉《西伯利亞研究》39卷3期，頁46-49。
- 侯昌麗，2012b。〈烏克蘭語言政策探析〉《民族論壇》295期，頁65-68。
- 烏克蘭中文網，2012。〈烏克蘭總統簽署語言法〉8月9日。 (<http://www.cnua1.com/a/20120809/3656.html>) (2014/02/01)。
- 施政鋒，1996。〈語言的政治關聯性〉《教授論壇專刊》3期，頁53-80。
- 莊英章，1991。《文化人類學》。蘆洲：國立空中大學。
- 張宏莉、張玉艷，2012。〈烏克蘭俄語地位問題解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1期，頁25-31。
- 新華網，2012。〈烏克蘭總統簽署語言法提升俄語地位〉8月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09/c\\_123553344.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8/09/c_123553344.htm)) (2015/02/01)。
- 蔡芬芳，2008。〈語言與國族認同？〉《新世紀智庫論壇》42期，頁110-21。
- 黃宣範，1995。《語言、社會與族羣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
- Ager, Dennis. 2001.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Auer, Peter. 1999. "From Codeswitching via Language Mixing to Fused Lects: Towards a Dynamic Typology of Bilingual Spee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Vol. 3, No. 4, pp. 309-32.
- Baker, Colin. 1992. *Attitudes and Languag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BC 中文網。2012。〈烏克蘭民眾抗議語言法與警察發生衝突〉7月4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7/120704\\_ukraine\\_clash.shtml?MOB](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07/120704_ukraine_clash.shtml?MOB)) (2015/02/01)。
- Bilaniuk, Laada. 2004. "A Typology of Surzhyk: Mixed Ukrainian-Russian Langu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Vol. 8, pp. 409-25.
- Constitution of Ukrainian, 1996* (<http://www.ukraine-arabia.ae/ukraine/politics/constitution/>) (2015/5/14).
-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John. 1994. *Multilingualism*. London: Routledge.
- 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 1992* (<http://conventions.coe>).

- int/treaty/en/Treaties/Html/148.htm) (2014/08/02)
- Fishman, Joshua. 1997. *In Praise of the Beloved Language: A Comparative View of Positive Ethnolinguistic Consciousnes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Kottok, Conrad Phillip (徐雨村譯)·2009·《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高雄：巨流。
- Kulyk, Volodymyr. 2009. “Language Policies and Language Attitude in Post-Orange Ukraine,” in Juliane Besters-Dilger, ed.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Situation in Ukraine*, pp. 15-55. Germany: Peter Lang.
- Kulyk, Volodymyr. 2011. “Beliefs about Language Status and Corpus in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on the Ukrainian Language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No. 212, pp. 69-89.
- Kulyk, Volodymyr. 2013. “Language Policy in Ukraine: What People Want the State to Do.”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 27, No. 2, pp. 280-307.
- Law of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on Languages in the Ukrainian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1989* ([http://www.minelres.lv/NationalLegislation/Ukraine/Ukraine\\_Language\\_English.htm](http://www.minelres.lv/NationalLegislation/Ukraine/Ukraine_Language_English.htm)) (2015/5/14).
- Masenko, Larysa. 2009. “Language Situation in Ukraine: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in Juliane Besters-Dilger, ed.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Situation in Ukraine*, pp. 101-37. Germany: Peter Lang.
- Miller, Toby, and George Yudice (蔣淑珍、馮建三譯)·2006·《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台北：巨流。
- Søvik, Margrethe B. 2007. *Support, Resistance and Pragmatism: An Examination of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olicy in Kharkiv, Ukraine*.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 St. Clair, Robert N. 1982. “From Social History to Language Attitudes,” in Ellen Bouchard Ryan, and Howard Giles, eds.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Variation. Social and Applied Contexts*, pp. 164-74. London: Edward Arnold.
-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2011. “All-Ukrainian Population Census' 2001.” (<http://2001.ukrcensus.gov.ua/eng/>) (2014/08/01)
- Verkhoma Rada of Ukraine. 1996. “Constitution of Ukraine.” (<http://www.ukraine-arabia.ae/ukraine/politics/constitution/>) (2014/08/02)

## Ukrainian's Societal Linguistic Status Quo and Language Policy

Ting-u Ngoo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Khin-huann L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people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Ukraine due to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historic events. In addition to influences of Russian colonization, the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appears to have an east-west divide. The major languages in the country are Ukrainian and Russian, with other linguistic minorities as well as Surzhyk, a mixture of Ukrainian and Russian. After Ukraine's independence in 1989, the new government has attempted to promote a policy of Ukrainization policy, and language issue became the first target of evolution. Although it is effective in terms of Ukrainian linguistic revitalization, because there has already been an initial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krainian and Russian languages,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Ukrainian influenced Russian people's working rights, educational rights, and eventually led to a crisis of identification towards nation-state.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linguistic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in language policy of Ukraine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by utilizing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We ultimately hope that the Ukrainian case can inform Taiwan's own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Keywords:** Ukraine, Ukrainian, Russian, language policy, Sociolinguistics